

●经纬行吟●

到湖边去

□徐 徐

穿过山谷到那片湖边,是我放松心情最好的消遣,我可以在行走的过程中感受到寂寞的快乐。同样的寂寞,在喧嚣的都市中让我窒息,在这山林中却让我心旷神怡。当我穿过一片片树林时,我只听见风的声音,鸟雀的声音。我的思想一点点从束缚中挣脱出来,慢慢放松,然后伸个懒腰,思想更接近蓝天,它一直有放飞的渴望,在这寂静的山林里,这渴望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思想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控制,开始漫游。我开始思考有关人生的命题,生成、怀疑、否定,或者证明,积压的问题喷涌而出,思想的出口开始拥挤,得以解决的寥寥无几,但不管怎样,它们放飞了一次,再回到我的脑海中时,它们会轻松许多。

湖边有许多条小径,伸向树林的各个方向,高大的板栗树在山林里很常见,秋天的时候它开始落叶,铺满了地面,一层一层,由最初的金黄,很快变得枯黄,那是生命褪去的颜色。我在沙沙的落叶中找到踏实的感觉,这缘于我一直活在虚空之中。我的住所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牢固得坚不可摧,可我却时常觉得虚空,落叶腐烂在泥土中,散发出重生的香味。在那香味里,我可以想象出我初生时的模样,一定是离不了这泥土的,万物的诞生都离不开泥土。可是,我们因抛弃了它,用钢铁,用水泥铸造堡垒,硬生生阻断了初生的记忆。

初生的时候,我笑得灿烂,不为取悦谁,我冲着即将寄生的这个星球笑着,没有人看懂我为什么笑,他们只是将我传来传去,夸奖着这个婴儿一出生就具备的乐观。后来,我逐

渐失去了这段记忆,我和这个地球上其他的人一样,每一个笑容开始有了目的。湖边的树林里,有一种鸟儿,鸣叫的声音听起来总像是在笑。我羡慕它的叫声,我小生地学,可是总也不能学会。

我沿着湖边布满沙砾的浅滩漫无目的地走着,时常会发现横卧在滩上的死去的树木,它们多是高大的枯死的树木,枝桠奋力地伸展,还保持着临死前的模样,它是曾经那么努力地活过。对于亿万年的宇宙来说,它们很渺小,可是,它们的木心里,一直有着不屈的壮志,树的年轮里,一直保存着生命的倔强。一点零星的阳光,一丝飘零的雨星,都是它们生长的养料。长,拼命地长,没有目的地生长,直到被虫侵蚀,或活得足够老,它们才会轰的一声倒下来,倒在这湖边的浅滩上。那么,倒下就意味着结束了吗?不,对它们而言,倒下,只意味与根的诀别,它们将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会有动物继续在它们身上栖息,会有人对它们沧桑的造型着迷。树,这山的精灵,每一棵树都想成为一个不朽的存在。

草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在山间蔓延开去,我感受到它们智慧的隐忍,它们从冬天开始,将生命的种子藏在地下,仰仗着冰雪和泥土,得到很好的保存。第一声春雷响起的时候,它们欣喜地钻出地面,与这大千世界相会。在夏天的时候,它们活得最为热烈,这山林,几乎成了它们的天下。可是它们并不张扬,仍然是该枯黄的时候枯黄,该死去的时候死去,绝不抢占这山林

的风头,甚至诗人都忽视了它们的存在,它们是真正的智者。

湖的岸边,有死去的鱼。已经成年的鱼,随着湖水的波漂来晃去,它们的死因不明,也许是疾病,也许是缺乏氧气。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摆脱了游泳的辛苦,没有一条鱼会对这世界提出抗议。这世界不是它们的天下,尽管地球的一大半都是水,这是让鱼儿沮丧的事情,它们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它们不会防备,更不会攻击,只有将命运交到大自然的手里。我为这死去的鱼默哀,祈愿它们的下辈子不要再做鱼。

鸟是山林的管家。我在湖岸伫立不动时,长腿的鸟开始集结,它们从湖的对岸跃起,升高,再升高,升到太阳的高度,成群地飞越过来,排成了好看的人字形状,在绯红色的晚霞里,像极了追日的神鸟。我抬起头看着它们,羡慕它们可以高飞的自由。

每一个湖都应该有一个名字,一个可以让湖满意的名字。在这个名字里,湖可以看到鱼的影子,可以看到岸上花草的影子,还可以看到天上飞鸟的影子;如果湖得到的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字,那它一定会逐渐枯萎,它的风景会变得潦倒。

我去的这个湖是美的,因为它拥有一个美好的名字,虽不够响亮,却足够低调到让它隐在山谷里绽放暗香。它的名字叫红花湖,就在亭城西南六七里处。在湖的周围,我没有找到红色的花,可是每次和它分手之后,我的心里都会开出一大朵一大朵绚丽红艳的花。



《风景这边独好》 谭金友摄

●烟火清欢●

“朝(zh ā o)朝饼”,乃天长独具风味的早餐方便小吃,其学名为“米面饼”。此饼因多为朝食所备,且每日清晨沿街叫卖,故天长人便顺口叫它“朝朝饼”。一个“朝”字,道尽了晨光里的烟火气。

朝朝饼的做法看似寻常,实则讲究,贵在米质与火候。天长乃鱼米之乡,盛产优质大米,为朝朝饼的制作提供了上好的食材。制饼之前,将精选的大米洗净晾干,磨成细粉。制作时加清水、投酵母,调作浓稠的糊,密封发酵八个小时左右,待面糊微微起泡,加少许口碱去酸,便可烙制。先在平底锅中刷一层薄油,然后一勺粉糊摊成一个,两饼相连,巴掌大小,文火慢烙。不多时,香气溢出,待底面焦黄,再翻面略炕几秒,即可起锅。两个一合,齐整地码入保温的器具之中待售。

烙得好的朝朝饼,圆润薄软,一面微微焦香脆,一面雪白如玉,细看布着细密的小孔。咬下去,脆中带绵,绵里有甜,清香在齿间慢慢散开。若配上刚刚出锅的油条,再呷一口热豆浆,那个爽真是从舌尖妥帖到胃里。“虽不算郎才女貌,倒也是‘朝朝饼配油条’。”曾有人这样打趣一对夫妻十分相配。可见这寻常的朝朝饼,在天长人心里已不只是寻常的吃食,更是一份妥帖的念想。

米面饼的历史,实是一部浓缩的稻作文明与民间饮食智慧史。早在新石器时期,先民便已学会用陶器烙制米饼;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亦曾出土过米饼实物。而后世民间,不断演化出种种形态。天长这一脉,有资料说,在近代苏北已流行巴掌大的发酵米面饼,即今日朝朝饼的前身。天长毗邻苏北,清代又属凤阳府,以此推

断,朝朝饼约在清末民初便已流传开来。

我的老家在杨村古街,儿时只有街南头徐家做这饼。每日清晨,他家小女儿便挎着竹篮,沿街叫卖:“朝朝饼油条……香脆软绵的朝朝饼……”声音清亮,穿过薄雾,回荡在街头巷尾。我隔三差五买上一两盒,再包上油条,趁热咬下,脆香满口,那是儿时最好的光景。

时过境迁,古街早已不见朝朝饼的踪影,那一声叫卖,也成了我挥之不去的乡愁。前些年在市区超市里见过三合六片一包酷似朝朝饼的“米黄饼”,买回来一尝,绵厚而欠脆,全无当年香脆滋味。后来又在一家酒店里吃到类似用米面发酵烙制的小圆饼,焦黄油亮,外脆内软,却小了一圈,厚得像月饼,终究没法包上油条类美食之。

庚子年,我受托编著《千秋美食》一书,几经走访,终于在市区南城河菜市场一隅,见到了记忆里一模一样的朝朝饼。摊主是大通镇一位陈姓中年妇人。我站在摊前,看她一勺一饼,两两相连,翻面起锅,动作利落,心里渐渐笃定——就是它了。“来一合,加根油条。”我说。“好嘞!”她应声,铲起两片,包上油条,在锅里卷起略炕,装进纸袋递来。我咬了一口,热气扑脸,脆响过后,绵软回甘,那一瞬间,家乡的味道,又回来了。我掏出手机,拍下陈师傅烙饼的全过程,将这门手艺,连同那份独特的滋味,一并载入天长千秋美食的史册。



●诗韵潮声●

故乡的湖(外二首)

□姜培忠

一缕夕阳洒在湖面上
一湖清辉映在水中中央
是谁把动人的琴弦拨响
和着那渔歌晚唱

一纸檄文,泼墨挥扬
一片丹心,英雄气昂
是谁讲着那传奇故事
留下一湖水映天长

你看那烟雨茫茫
诉说着岁月沧桑
湖面上碧波荡漾
涌动着新梦想

一束珠光点亮小村庄
一湖春风吹绿我家乡
是谁把醉人的思念吟唱
伴着那琴声悠扬

一朵茉莉,洁白芬芳
一缕乡愁,难舍难忘
是谁摇着那斑驳双桨
留下一湖期望共向往

你看那千帆过往
带走了深情的眺望
湖面上碧波荡漾
涌动着新梦想

天长的海

蔚蓝的天
湛蓝的海
波光激滟影徘徊
远帆溢霞彩

蓝蓝的夜
涌动的海
云卷云舒月光白
乡愁入梦来

艳红的天
火红的海
秋水朝霞共纷呈
明珠耀江淮

炽热的心
移动的海
长空漫卷碧云裁
浩气抒襟怀

这就是天长的海
浪激汀溪星犹醉
风吹柳岸茉莉开
花香云天外

这就是天长的海
沙滩脚印一串串
栈桥思念一排排
珍藏年少爱

这就是天长的海
没有比天更长的海
没有比地永久的爱
唯有心澎湃

走太平

神山寺的钟声划破了苍穹
袁家湾的灯火把襄河映红
千年的信仰编织成一个梦

积玉桥的倒影穿越了时空
奎光楼的吟颂传唱在江东
千年的文脉流淌着一个梦

昨日的憧憬
今天的锦绣
在盛世的桥上快乐地行走

走太平走太平
一双双合掌手
祈愿着平安祥和

走太平走太平
一根根红丝带
向往着美好追求

走太平走太平
一步一个心愿
未曾有过停留

走太平走太平
一生一世平安
是最长的守候

从小走到老,从春走到秋
你那美丽的红丝带
飘啊飘,飘进我梦里头